



# 环宇巧匠

## TAKING ON THE WORLD

彼得·贝勒比为父亲苦寻80岁生日礼物却一无所获，促使他决心以一己之力重振传统手工地球仪制作工艺，露西·科尔斯 (Lucy Coles) 发现这是一项史诗般的重任。



前页：地球仪精美复杂的地图是贝勒比编辑技巧的明证。  
本页：他花了18个月的时间，才令运用纸质地图截片制作地球仪的手法臻至完美。

制作传统手工地球仪没有任何说明书。Bellerby & Co. Globemakers 公司创始人彼得·贝勒比 (Peter Bellerby) 赞同，这可能是最初吸引他的原因。

“我讨厌学校，讨厌大学。我一直想自己解决问题，不想由别人来告诉我。如果你去问我母亲，她可能会告诉你，我曾经把自己的每件玩具拆开，还原到初始状态，再将它们（大致上）重新拼装复原。”

“当我尝试摸索着在没有任何指导的情况下制作一个地球仪时，真的感到很兴奋。”彼得如是说。他曾在伦敦经营一家高档保龄球馆，后来才大胆涉足另一个全然不同的“球体”领域。“历史上真正优秀的传统地球仪工匠本就寥寥无几，而且他们还把自己的技艺带进了坟墓。”

贝勒比认为，这可能是因为这项工艺耗时费力，这些工匠的继承者觉得从事其他工作会更好。“也有可能是因为，往昔的大师希望作为最后的传统地球仪工匠留名于世。”他说。真正的原因我们永远都无法知道。在此期间，贝勒比、他的未婚妻和一小群工匠，在伦敦东北部斯托克纽因顿 (Stoke Newington) 一间复式公寓改建的小巧工作室里，带着各自的方案组成了一个团队。公司自2008年成立，经过7年，已发展出专门定制美丽地球仪的新兴业务——大多是为个人客户，有时是企业制作奢华礼品，偶尔也为电影导演服务（马丁·斯科塞斯曾为电影《雨果》的布景订购了一对地球仪）。

这场冒险旅程始于贝勒比为其父亲的80岁生日搜寻特别的礼物。男士礼品部显然难以引起他的兴趣：软绵的领带、细长的钢笔、一排排急欲出售的袜子，他发现自己愈来愈失望。他父亲是一位退休的海军建筑师，曾经在世界各地的主要港口工作，也一直备受儿子尊敬。贝勒比最终决定以一个地球仪作为礼物，却找不到任何一件产品能满足他的期望。于是，他做出了任何恃才傲物的工匠都会做的事，亲自动手制作——这是一个将会改变他一生的项目。

“一开始，我的预算是数千英镑，包括材料和人工费用。”他说。“但转眼间已远远超过10万英镑（15万美元），而我那时甚至还没完全弄清楚制作方法。到最后，成本接近20万英镑，结果我不得不先卖掉了自己的车，继而是房子。”贝勒比的未婚妻婕德 (Jade) 似乎有些懊悔。“我不介意把车卖掉，但房子……”她坐在他们阁楼一角的书桌后，就在贝勒比书桌旁，处理着公司的公关事务。彼得则说：“试验和犯错都很重要，我经历过几次突破性的时刻：我从未意识到有可能或会发生的事情就这样发生了，这让我幸运地取得了进展。”

贝勒比的首个任务是要制作球体：这是他进入这个需要极大耐力的可怕世界的第一步。“任何误差都会被放大，因为需要乘以圆周率，所以达到完美至关重要。”经过多番尝试后，他最终委托一级方程式赛车厂商为他的球体制作完美的模具，它们由玻璃纤维（经玻璃强化的塑料）和树脂复合材料制成，大号地球仪还使用嵌入了粗麻纤维的熟石膏以加强硬度。

接下来的挑战是找到一份值得信赖的地图。彼得那时对自己会面临的问题一无所知。他最初找到的所有世界地图都错误百出：整个群

岛不见踪影、河流偏离了原来的河道、中东城镇的名称充其量是瞎蒙乱猜。他最终找到了一份可以使用的地图，将它买下、搬回来，每天花6个小时用谷歌地图来编辑，这样持续了一年。为何当初不直接使用谷歌地图呢？“谷歌地图很出色，但它无法给人启迪，它不会让你产生想要旅行的冲动。我的地球仪不仅需要精确，还要能反映出当今的世界，而不是一些怀旧的古董，不过它的用途从来都不是导航工具，而是一件供人欣赏世界的物品。”

贝勒比每制作一个地球仪，都要从头编辑地图——因为世界在变，而且客户还会要求加入一些个人风格。贝勒比说：“在小型地球仪上，我们只会写上国家和首都名字，因为没有空间写上每个城镇的名字。有位瑞士客户希望我们将他的家乡苏黎世加上去。另一位顾客则要求我们将她和丈夫曾居住过的每一个地方以红色标示，结果我们发现需要标出很多地方，不过最终效果看起来好极了。”

制作地球仪最困难的工序也许莫过于将一段段长椭圆形的地图截片覆盖到球体上。他经过18个月艰苦的努力，才令这种被称为“goring”的工序臻至完美。“如果手轻轻滑一下，就有可能把整个国家抹掉。”贝勒比说。

我参观工作室那天，贝勒比新来的学徒科斯蒂（Kirsty）正在最小的地球仪上练习。她已经来了6周，但依然无法做到在拼接地球仪截片时不造成任何撕裂、重叠，或缝隙。婕德预计，她要花上大约6个月时间，才能制成一个具备可出售品质的地球仪。幸好，科斯蒂很享受这个挑战，也能出色应对：每天下班前，她都会把地图截片浸透，再将自己当天努力的成果剥落，为翌日重新开始练习做好准备。相信就连传说中时刻都在推动巨石的西西弗斯（Sisyphus）也会为之折服。

贝勒比并非天生就有如此出色的耐心。“我在年轻一点的时候，从没真正意识到一个人需要花费时间才能成就一件事，达到某种水平。那曾是我最大的缺点。我尝试过学习一些乐器，不过都是浅尝辄止。现在，我终于从完成任务中获得快乐。没有什么比贴上最后一片地图更棒的感觉了。”他说。“因为，在此之前，它只是一个贴着几张纸片的球体，而完成最后一片之后，它便获得了生命。”现在，他正冷静地思考着，打算要花大量时间来使地球仪的附加品质趋于完美，能在支架上优雅地旋转。在准确定位每座山、每条河和每个岛屿之前，这位男士绝不会罢休。

我离开时，贝勒比允许我转动他最大的“丘吉尔”（Churchill）地球仪。它的高度超过1.5米，以1940年代为英国首相特制的地球仪为原型而制成。这台制作期长达一年的地球仪，现放置于门边，准备交付给新主人。怀着应有的崇敬之心，我将它轻轻转动，它优雅地从美国滑动到中国。贝勒比脸上洋溢着父亲般的骄傲之情。

“送走它们真叫人难受。它们离开时，所有人都不禁叹息。”  
如需了解有关本文的更多独享内容，请访问 [patek.com/owners](http://patek.com/owners)，点击 *Patek Philippe Magazine Extra*。



对页上起：“曲线”（The Curve）款式引人注目的铝制支架出自阿斯顿·马丁的传统技师之手。迷你台式地球仪和较大的利文斯顿（Livingstone）地球仪则根据传统的菲利普斯（Philips）地球仪制作。制作部总监乔恩（Jon）正在一台芦苇绿利文斯顿地球仪上工作。  
本页，顺时针方向上图起：画师伊希斯（Isis）在涂上多层水彩后为其添加阴影和细节。第一层为橄榄色的迷你台式地球仪截片。用以调和多种色调的颜色表。

照片：JULIAN LOVE (PREVIOUS SPREAD) ANA SANTIL TOM BUNNING GARETH PON